

# 追憶我的爺爺 劉道元校長

數日前我重回那幢有著艷紅鐵門——劉道元校長的故居，硃赤色的門之後，望過庭園和屋宇，環境保留恍若三十多年前那般，依然如斯美好，與回憶無異，而當我得知故居即將成立故事紀念館時，內心裡除了感動和感激之外，難以用隻言片語陳述那磅礴而溫柔的情緒，似淚澤的深粹。悠緩如詩，記憶遙遠仍清晰的消流：有那麼張照片，背景是顯眼的紅鐵門，人群裡，有白了髮的校長，也有一身嫩粉，還是稚齡小孩的我。童年如是，多少時光在門外烈紅的相映下度過，門內門外，數不盡的歲月荏苒。種種親密且真摯的互動，淵源來自於——劉校長是外公在台灣唯一的親人——我的大爺。劉家在山東是望族，十個孩子中，外公最小，因而從小備受家族內疼愛與忍讓，竟也養成火爆的脾氣，使後來只好選擇從軍。紛亂的那年，匆匆渡海到陌生的島嶼，十個孩子裡除了外公之外，只有排行老五的大爺同樣來到台灣，一住，是一生，不再有家中眾多兄長嫂嫂們的阿諛承讓，不再有故土名門的光環倚勢，唯有大爺還在，一直、永遠都在。這也是為何從小和大爺關係如此緊密，橫跨了三代。大爺畢生努力，韋路藍縷，將孩子們都一一送出國，因此在母親的人生經驗裡，假日時若沒回中壢，必定會到大爺家，是陪伴也是守候、是寒暄也是相惜。我童年中紅鐵門的記憶，便是在這深刻的情感之下，不斷蔓延而延長，直到恆久。恆久如外公終生謄寫日記的堅持，恆久如紅色鐵門挺立過幾十載春秋。大爺走的時候，我雖然年紀尚小，卻印象深刻，包含那幢陪伴他一生

的紅鐵門官邸；外公走的時候，那些他日日書寫的字紙，終在火焰裡無聲的朗誦、到絕響。不變的是，每年清明，家裡不忘為大爺家掃墓。不變的是，一張張家族照片背景裡的大爺家，還是忠實的存在著，守護著這份感動。

所以，我要特別代表家人向中興大學致上感恩的情意，謝謝你們的重視，讓大爺的家二十多年來如一，謝謝你們的努力，讓使大爺的事蹟重新被發現，重新對世人驕傲的演繹。我相信大爺的熱情和信念是生生不息的，誠如我的家子子輩輩不忘恩情，誠如赤紅鐵門孤傲軒昂的守著故事，紅得像熱血。



